

佛經與書法—— 紀念我失去的親人



宋蕭波

退休了，就跟無業遊民差不多。還有什麼可以介紹的？就是讀讀書、看看報，冷眼看看這個亂世，偶爾塗鴉一下。

一、

莫名的費洛蒙鼓脹著身軀，年輕又輕浮。拍著無形又自以為俊美的身體，四處尋覓。

太多了，多的已溢出鈣化的腦；還是縮萎的腦，負荷不了超過三個以上的人。大多數，都忘了姓名、容貌、身材……，及交往時的點點滴滴；但也有例外，如那位澎湖的女孩，靦腆、少語，總低著頭，彷彿澎湖的烈風與赤陽仍在，她說的故事是死亡卻也如日照，深刻得難以忘懷。

她說，父母經常跨海來臺，住在高雄大兒子的家。離開了老家，生活習慣卻沒變，一樣地早早起床，散步、晨運；然而，有一天母親卻像失靈的鬧鐘，時間到了，卻沒有動靜。父親著急地推揉著近六十年的牽手，仍然沒有聲響；心中一驚，翻身而起，捻亮了大燈，竟發覺老伴早已換好了內外七層壽衣，頭髮、身體還飄著淡淡洗髮精、沐浴乳的香氣，往生了。

母親不動了。全家人驚慌了。稍稍喘息的時候，疑問就像潛入水中冒出的氣泡，一個個浮了起來。「壽衣怎麼來的？」「媽媽怎會半夜梳洗，卻無人知曉？」老父搖頭又點頭，只略略地說：「你媽媽事先都知道，應該都準備好了……」

那是近四十年前的真實故事。你沒有忘記！像一顆種子似地埋在心底。

退休是個人歷史的一個關鍵轉換，有點像是古代帝制一個新王朝的建立，要有新的年號；因此，你告老退休的二〇一三年不再是二〇一三，是你的退休元年。

元年，是新生，一切新鮮又有些興奮，像是一個古老的舞臺上，發現了一個新的劇場；抑或是一個舊的曲目，在古老的劇臺上重複。衣櫥裡掛著滿滿的各式制服真像戲服，只是沒有導演、沒有觀眾、也不會有掌聲與噓聲，你不需再勉強上妝，扮演神仙老虎狗的戲碼了。你像孩童，回歸自己，看到自己，重新學習……；然而老天編寫的劇本，卻不是，身邊的悲劇，如連環泡似地一再爆發。

母親走了，走得突然，走得霹靂，震撼得讓人暈眩。緊接著是大哥，在他的退休三年。再來是老父，失能失語、偶爾又失智地臥床如一具活的木乃伊，展演著高壽加病痛就是折磨。失去與即將失去的生命像落葉，你顫慄地感覺到死亡在你必經的路前揮手。

然後，你想到了郝明義、蔣勳、沈家禎，更遠的想到唐朝的劉禹錫……，都提到的一本佛經：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為在與不在的親人祈福，也為自己無始來的冤親債主祈福。最後，迴向。

習慣是從不習慣開始，可是一旦習慣後，就不習慣不再誦經。那是以不會再有的親情作為拉力，以對死亡的敬畏作為推力；作為你每日起床後的早課，跪著，誦讀。六千四百餘字的《金剛經》很長，經過幾年的誦誦，幾乎能默背了；但又如何？絕大半的意義，不懂。不懂，是好事！你告訴自己，那表示程度不夠、智慧未開、心結未解，表示自己差得太多。退休了，還要跟誰比？那是檢驗自己的經，考驗自己的法。

你把《金剛經》，當作一個聖山，也許一輩子也無法攻頂，無法開悟，無法離苦得樂，無法離開輪迴；但你的方向不變。

至少，能夠聽聞佛經，就是幸事。老父教了一輩子的國文，國學底子不可謂不深厚，可就是無法讀佛經；記得他約七十歲的時候，若無其事地與你聊了一下佛法的事，你淡淡地回說：我也不知，大概就是想學些離苦得樂；或是眾善奉行，諸惡莫作的事。

從小，你就與父親隔著一道透明又遙遠距離的窗。此時，你心中竊喜，老父或許翻閱了佛經，就可借著佛力打開那扇窗，讓彼此可以親近、可以晤談；然而，下次返家，老父指著書桌上的一本佛經，無奈又有些惱恨地說：讀不來啊！味道不對，不是四書五經；你聽著，悵然無言；但也不是壞事，老父至少

試過，你想：或許那是這一世的種子。

小妹不一樣。「善良的媽媽苦了一輩子，為什麼沒有善終，為什麼沒有享受一天歡樂的日子？」在美國定居，有兩個博士學位的妹妹不解。她想在佛法裡找答案，找到自救與救人方法；舊金山的藏傳佛教，十分盛行，她灌頂、誦經、拜佛、靜坐、修「破瓦法」……，每週定期傳送大量的上師講義。她變得像個虔誠的密宗信士，也變得像你的師父或是師姊。

「苦海無邊，唯勤是岸。」小妹不斷地提醒鼓勵，真正的解脫是要斷了輪迴，她說。

可是，可是你不想得什麼福報，也不想極樂世界；你想到那位澎湖姑娘的母親，雖不能預知死亡，但在往生的時候，只要能夠不痛、不病。你只想學她，能平安地走，就是福報，你對妹妹招供。人老了，需要一個信仰，哪種宗教都好，只要正當，就算被說成是精神的鴉片，也值得！

三、

退休後，空閒的日子有時仍像個待填滿墨汁的虛線紅字，是記憶中的描紅字帖，是你放棄了超過一甲子的課業。

見人如見字。見字如見人。是老父年輕時經常對你們兄弟倆說的話；那個字帖，是你放棄了超過一甲子的課業。

五〇、六〇的年代，哥哥聽話，爸爸嚴厲，你機伶得有些油滑。你不懂人與字、字與人，有什麼關係？

但年輕的爸爸，不懂得解釋，更把動亂中的不安與自我的失意不滿，都轉化成了望子成龍的土石流，強力地冲刷在子女的身上。爸爸說：「棍棒出孝子……」，爸爸說：「不打不成器……」，爸爸說：「國，要有國法；家，要有家法。」

我們家的家法，就是棍子。他把一根棍子，磨平拋光，煞有其事地擺在他自做、高高掛起的祖先牌位前。打手心、打屁股，更多的時候，是毫無章法的亂打；還有罰跪，跪著再雙手舉起板凳等等不同等級的家法。

那時，哥哥還小，小到分不清六與九，小到經常把三寫成ε，就要開始臨摹。那時，爸爸也窮，窮到寫毛筆的紙，也要從部隊中偷偷帶回家，疊成一落，再用錐子在紙面上釘出孔洞，四個正方形的孔洞中，就是寫一個字的範圍。

手要懸，掌要空，筆要直，這是持筆的要領。字，不能太大，也不能太小。一點、一撇、一捺……，處處都是規矩，也像是陷阱；掌心要如何空？爸爸拿起一顆雞蛋，塞在哥哥的掌中，不能掉，不可捏破，像練一種特技。哥哥吃了不少苦頭與責罰，偶爾還看到哥哥被罰著跪著寫字，經常淚水與墨汁在臉上齊飛，身體與手臂如觸電了一樣地顫動。

爸爸卻說：那是訓練，是磨練體力與心志，是讓他長大後，能有好的工作、好的收入。你們看，爸爸指著牆上貼滿了哥哥參加書法比賽、還有其它學業優良的獎狀，不知是證明爸爸還是哥哥的成功。

只是從後來的驗證上，爸爸的教育在某些方面是成功了，但也可說失敗了。嚴格地打罵與只許成功不容失敗的教育及觀念，只讓好強的哥哥在日後的工作中，認為前途或人生就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；沒有退步或停滯的空間。官應該當得越來越大，錢應該賺得越來越多；一旦有了挫折，哥哥就認為是種不可接受的失敗，再加上哥哥面對著不愉悅的婚姻，卻要佯裝幸福；內外身心的煎熬，像柄鋼剪迅即地割斷了哥哥極端努力又富才華的一生。

你常想：如果哥哥懂得放鬆，知道認輸，曉得生活不僅僅就是工作與薪水……，他的生命就不會如此短暫，不會讓你如此地扼腕與唏噓！你敬重哥哥，也感謝哥哥。記得幼時，一向溫順的媽媽看著爸爸過當管教，氣憤極了，有時會頂撞爸爸說：怎麼打小孩像共產黨，一點都不心軟！或是婉言相勸：你看，老大被你打得都打傻了，你要老二也變呆。

老二是你。你不知道打小孩與共產黨有什麼關係？但是，哥哥被打傻了的話，爸爸倒是聽進去了幾分，輪到你該上學寫字時，爸爸就不太管了。你的字，是爸爸口中的鬼畫符；你的人，是爸爸眼中的放牛生。但你卻樂得高興，哥哥

是老大、是前線，擔下了第一波襲來的責罰苦難。

四、

紙筆硯墨，都是蒙塵多時的舊物，是昔時書房裡的四寶。你一一請出，如請出當年的天寶宮女，當年的興盛衰敗、過往的情仇恩怨，到了晚年，誰還去計較！

描紅的本子，是初學者的工具，練習點、橫、豎、勾、仰橫、撇、斜撇、捺，你如幼童，坐在桌前，正襟危坐，平心靜氣；就會想到哥哥練字的模樣，還有爸爸的家法。

只是此時，當年嚴猛的老父，癱了。倔強不服輸的哥哥，走了。家族中的男子，只剩下你一人。你提筆，恍是提起一個家傳的道統，抑或是血脈中基因的顯現；書法，成了你的消遣，也是生活的重心；只要有空，就會想到書桌上，寫幾個字，看看自己寫的字，是否端正得如自己的面目。

更好的是，現在有了水寫布的發明，不要磨墨、不要墨汁，只要沾著清水，就可寫出如墨的大字。你喜歡水寫布，寫過了，也隨即消失了，好與不好，就像這個人生、這個家族，就像在水寫布上書寫了數千次後，留下一些淡淡水漬的痕跡，像幅斑駁的水墨畫；留白的地方，特別多。

筆尖，不時地會滑出一根、兩根脫隊的筆毛，你心驚又謹慎地拔除，毛筆書寫久了，也會跟人一樣的老，會掉髮、會變禿，會像人一樣終有被棄置的時刻，但你不是書家，要求不高；可是手中的這枝筆，你卻不會丟；因為有一天，你不小心地發現筆管上，竟刻有字，小小的字，是廠商的名稱之外，還有一行，你讀著：竟是老父的名字。顯然當初，老父極為重視這枝筆，在買下的同時，額外要求商家刻下了名字，向他的小小世界宣告：那是他的專屬與最愛。

因此，你常常猜想：當你握著這枝老父曾握過的筆管，並樂此不疲地書寫時，是不是有老父的精神加持與督促？只是如今他不會再打人了，你可以放心地寫下去，寫到筆禿，寫到把這枝筆當作你家的一个傳奇。

五、

讀經、書法。書法、讀經。是你老年時多生長出的兩條腿，稚嫩，又不夠強健，不知可以帶你走到何方？也不知可以走到多遠？但晚年，已不再需別人的定義與評價，就如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徐行一樣；也或許不再需要吟嘯了，就且徐行就好，徐行就好！

評審評語

文字相當好，老來心境刻劃深入，寫出人生領悟，回憶上一代的打罵教育方式，父親的行為與哥哥受到的影響、母親的反應，都描述很傳神，力道很強。全文筆調柔和，不見哀嘆訴苦，世事滄桑輕淡帶過，卻能發人省思。「取出昔時書房四寶」那一段，有濃情而知節制，寫作手法不錯，功力明顯可見。作者思考縝密，文章體例完整，頗有技巧。

— 阿盛

得獎感言

這般歲數了，多少也該處變不驚了。

但得獎，仍然讓人高興；除了是種肯定外，更覺得是種鼓勵。鼓勵我仍然可以寫下去！